

天鹅

副刊

主编:文天心
责编:董云平
执编/版式:石琪
美编:倪海连
投稿邮箱
a84655106@163.com

姥家的杏树

□ 闫晓东

昨晚做了个奇怪的梦。
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红顶麻雀,从小院飞起。一顶翠绿硕大的树冠,闪着点点金黄,杏香飘荡,荫蔽了整个小院。下面是草房、猪圈……枝叶缝隙间,一个小小的人影儿正忙碌着……

姥姥家的那棵杏树,从我记事儿起,就耸立在窗前的院子里,蓬然撑起蓝天。

春天,这棵巨大的杏树,满身的枝枝杈杈,渐渐细腻红润。满树的花苞,次第绽开,白里透粉,中间点染着初露叶芽的绿。温润的春风拂过,花香飘荡,蜜蜂“嘤嘤嗡嗡”地起起伏伏……这时,杏花树下,脚步轻盈的姥姥,不是拎着木桶到猪圈门口“唠唠叨叨”地喂猪,就是扎着围裙从后院柴垛抱回金黄的苞米秆……

当杏树褪去粉红的外衣,浑身便缀满了绿莹莹的小青杏了。长到手指肚大小,就可以吃了——那清脆酸涩外加白嫩果仁的清香,常吃得我眯眼咧嘴却又欲罢不能。

我五岁那年,杏树的主干,突然枯了一半。

枯树的那一年,四十五岁的姥爷死了。

六岁的老舅、四岁的老姨和五岁的我,望着主干枯了一半的杏树,望着上面满树的青杏。

树死了一半还能活吗?那满树的青杏绿叶怎么办呢?秋天我们还能吃到金黄甜润的大杏了吗?一次我拿了炉钩子去挖,挖那树干死活的分界线,不但枯的那一半确实枯了,而且还枯向了外表好着的那一半的树芯。我看着自己抠出的那个树洞,感觉它可能会疼吧,赶紧又把洒到地上的木屑捡起来给它塞上。

青杏树在院子的风中沙沙作响,姥姥依旧在院子里忙着干活:喂猪、下酱、裁大葱……她踩着草叶的乱发,在风中微微飘拂。消瘦的她,常往嘴里填一种白色药片。

杏树没有死,枝叶依旧青绿,杏儿渐渐黄熟,我们依旧在树荫下欢乐。

那一年的杏树依然是绿叶中金光闪闪,依然是秋风一吹唰唰唰一地金黄,依然是颗颗杏饱满甜润。

一年过去了。

两年过去了。

三年过去了……

那半棵杏树没有枯萎,那一半的树干,养活起整棵大树。

多少年后,经历岁月和世事的洗礼,我越来越真切地听到那拼力供给汁浆的汨汨奔流声,听到那抵御大风的吱嘎作响声,听到那硬撑着一树沉重的吭哧声。这半棵树干,必得以加倍运转的血脉才能滋养这一树繁茂鲜活,必得以加倍坚韧的筋骨才能扛住这世间风雨的摧折,必得以加倍绷紧的神经才能撑住这硕大沉重的树冠……

满树的枝叶依旧繁茂青绿着,满树的杏儿依旧圆润金黄着。

八个未成年的姨舅,在树荫下的院子里逐渐长高。

随后的很多年,这半棵树下,摆过八个姨舅的喜庆酒席,横陈过大舅的沉重棺椁,盖起过老屋被焚后的新房……

这半棵树下,姥姥干瘪的嘴唇,一直嚼着白色的去痛片,“咯嘣咯嘣”地嚼,抿抿嘴唇,咽了。

仿佛一晃,那半棵大杏树已不在十余年了。

昨天在医院,一个奶奶领着孙子看病,我顺口问妈妈怎么没来呀?孩子闪着大眼睛:“妈妈跟有钱的好男人享福去了!”

我——忽然又想起那半棵杏树。

晚上,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麻雀,飞过姥姥家的院子。四下张望,光光的,旷旷的。我落下来,立在那儿,立在当年的半棵杏树下。忽然,我又听到那唰唰的树叶声,又嗅到那淡淡的杏香。抬头一看,一片蓬然翠绿中生出无数金子闪耀……

一阵琅琅书声,似远似近似真似幻:

庭中有奇树,绿叶发华滋。

攀条折其荣,将以遗所思。

馨香盈怀袖,路远莫致之。

此物何足贵,但感别经时。



《秋的喜悦》 套色木刻 44.5×54.5cm 周冬华

锡伯人家

□ 韩文莲

从街里到锡伯屯,十几公里的水泥路,中巴半个小时就到了。

早先村屯间还是土路,两边是苍老的榆树。偶尔有骑马人,粮车,羊群,雪爬犁从路上经过,如东布尔弹拨悠扬的琴弦,静静的松嫩大平原,就在这或缓或急的曲调中醒来。

锡伯族是黑龙江五小世居民族之一,史载“儿能骑羊,引弓射鸟鼠。少长则射狐兔,用为食。力士能贯穿,尽为甲骑。”先民们辗转于大兴安岭、黑龙江一带,逐渐往南迁徙到盛京京师,清嘉庆年间移旗屯垦回迁到这里,与满汉等民族不断融合,如今能详诉祖辈历史的年轻人已不多了。

这是个两百多年前双城堡屯田时的陈镶黄旗屯。近年挖掘锡伯民俗,修了文化墙,操场上跳着民族秧歌,夏观红莲锦鲤,冬赏东北风光,吸引了本区乃至外地游客来此驻足。小屯人没想到,空置的房子成了特色民宿,自产的杂粮小菜也成了招人稀罕的绿色无公害食品。

出门时飘着小清雪,到屯子雪大起来了。纷扬的雪絮笼罩四野,白茫茫的小屯,雪花不知疲倦地铺上一层又一层,铺完这家铺那家。从屯东到屯西,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。一只黑猫站在榆树底,没等到眼前,蹭一下溜走了,雪面撒了我们满脸满身。下白面了!下棉花了!循声望去,两个十来岁的男孩抛着雪团,一溜烟跑进另一条小巷,留下深深的脚窝。

这银色世界,雪花清凉,洗涤肺腑。踩着一个个脚印,心慢慢平复下来,雪是最治愈的。

白院墙青瓦顶,覆雪下露出一溜黑瓦檐儿。走到红砖黛瓦三间房门前,铁大门挂着铜锁,往院里看,积雪平展泛着冷光,门旁的三轮车盖着雪被,看来好久没人走动,整个院落像在冬眠。

我折根树枝,打着积雪。许是声响惊动了邻居,那边墙内探出个高高的发髻。是串门的吧,那院没人。我朝她笑笑,没事,溜达溜达。大姐中等个,嗓门亮,红羽绒服跟黑漆大门中间的大福字一样热烈晃眼。多冷啊,进来暖和暖和。大姐的快言快语一下子让人三神四魄暖洋洋了。进了屋,西墙上供着祖宗匣子,下面柜盖上一盆烀骨头,满屋子肉香。北炕一个两岁的小孩,一双眼睛黑葡萄一样看着我们。大姐抱起孙女,撵走了卧在炕沿下的小花狗,让我们炕里坐。

很幸运,这是户锡伯人家。是呀,这难得的机会一定不能错过,我们就是来找寻那些往昔的碎片,那些古老民族遗存的。大姐边干活,边跟我们聊开了。

俺小时候是土坯草房,中间是堂屋,门两边是锅灶。东、西是住屋,屋内是瓦字炕。长辈住南炕,小辈们住北炕,西边条炕摆柜箱,靠西山墙供喜利妈妈。

窗户上下对开,下边窗户安玻璃,上窗糊窗户纸。每年上冬前都要糊新窗户纸,用鸡毛掸子刷上豆油,这样窗户纸又亮又结实。后院有棵海棠果树,园子比现在大多了。出了院门,不远就是大甸子。春天明亮的早晨,跟着麻鸭白鹅们去河边,鸭鹅扑通扑通下了泡子,俺们就去挖小根蒜、苜蓿菜,采鲜嫩的柳蒿芽。绿茸茸的草坡上,开着赤橙黄白蓝各色小花。夏天,园子里的柿子、香瓜、姑娘,小旱黄瓜,摘了就吃。哪像现在,菜买回来又洗又泡的还怕不干净。傍晚,在树荫下支起铁锅,从泡子里刚捞的胖头鱼去鳞,开膛,加点盐和干辣椒,添着柴火,合着《雅琪娜》的歌声慢慢入味。

太想听锡伯族古老的民歌了。整个屋子安静下来,大姐摇着孙女胖乎乎的小手,有节奏地打着拍子,轻轻唱起:

“雅琪娜,是谁谋生时?雅琪娜,是你我老两口谋生时。雅琪娜,是谁在江岸?雅琪娜,是咱老两口在江岸。雅琪娜,是谁没有帐篷?雅琪娜,咱们老两口没有帐篷。雅琪娜,谁搭帐篷?咱们老两口搭帐篷吧。雅琪娜,谁要割青蒿?雅琪娜,咱们老两口割青蒿吧。雅琪娜,是谁搭了帐篷,一搭是个小帐篷。雅琪娜,谁在寻找鸡?雅琪娜,老伴儿你也找到了鸡。雅琪娜,是谁要养猪?咱们老两口养猪吧。雅琪娜,是谁要织网?咱们老两口织网吧。雅琪娜,谁要捕鱼?咱们老两口捕鱼吧。”

歌声把我们带到原始的自由自在的遥远情境,到后来,我们禁不住跟着哼唱,“雅琪娜,谁要捕鱼?咱们老两口捕鱼吧。雅琪娜……雅琪娜……”是啊,祖辈们曾经金戈铁马,渔猎农耕,一代代繁衍生息,为这块黑土地注入灵气,注入蓬勃的生机。好听的歌儿,数不清的故事,听多少遍唱多少遍,也听不够,唱不够。

发面饼好了。大姐说这是锡伯人喜欢的面食,头晚发面,第二天使碱揉匀,上锅翻几翻,两面胀鼓鼓就熟了。发面饼松软香甜,不用啥菜,就点儿咸菜酱吃都老好了。过去细粮少,也用小米饭掺白面烙饭饼,用芸豆掺苞米面烙花脸大饼子。大姐又端上大馇子水饭,蘸酱菜,干豆角丝炖五花肉。一碟酱,一碟花咸菜。花咸菜红白绿紫,色泽好看,爽口脆。我特意记了做法:芹菜、大头菜、红辣椒、青椒、胡萝卜、葱、姜,洗净切丝和段,撒盐搅拌攥去多余水分就成了。要不是刚吃完饭,我们断不会拒绝大姐一家的盛情。

扑棱,一只喜鹊腾空而起,飞过树梢,把我的思绪也拉了回来。返程车上,同伴发了贝伦舞图片和锡伯大饼、花咸菜的视频,瞬间收获一串小心心,果然是秒赞!透过窗子回望,小屯像颗蘑菇丁,镶嵌在一望无际的莽野之中。



说蛇

□赵国春

蛇年的到来,仿佛唤醒了人们关于蛇的种种传说与遐想。因为蛇在十二生肖中,总是带着神秘的色彩。

蛇,是蛇目爬行类动物的总称。目前,全世界约有4000种蛇。可以分为毒蛇、游蛇、蟒蛇这三大类,其行走姿势千姿百态,或直线行走或蜿蜒曲折地行进。蛇,那修长而灵动的身躯,蜿蜒于草丛、穿梭于石缝,如同大自然的精灵,优雅而神秘。

在中国文化中,蛇具有丰富多样的象征意义。

蛇,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可怕的爬行动物。成语中的“杯弓蛇影”,俗语中的“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”,说的就是这种怕蛇的心理。人们认为蛇聪明,但也凶残和奸诈,才有了奸诈的人被称为“蛇蝎心肠”。在民间,属蛇的人都回避这个“蛇”字,婉转地说属“小龙”。

在古老的神话中,蛇有时是邪恶的象征,有时又代表着智慧与重生。

传说中,人类的祖先伏羲和女娲皆是人首蛇身。他们的结合创造了人类,赋予了人类生命和智慧。这一传说,让蛇在人们心中有了创生和繁衍的寓意,象征着生命的延续与传承。

人们常说蛇狡黠而灵活,其实那是它生存的智慧。它懂得在寂静中等待,以耐心和敏锐捕捉瞬间的机会。它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独特的光芒,那是岁月赋予它的铠甲,也是它坚韧生命的象征。

蛇蜕皮的过程,恰似一次次的新生,褪去旧的束缚,迎接新的开始。这是蛇给予我们关于生命蜕变的启示,告诉我们在困境中要有勇气告别过去,勇敢地迎接未来。

在我国民间,蛇有着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表现。蛇崇拜:在一些地区,人们将蛇视为神灵或保护神,认为蛇具有神秘的力量和灵性,能够保佑家族平安、风调雨顺。蛇图腾:部分少数民族将蛇作为图腾,象征着部落的起源和力量,族人对其怀有敬仰和尊崇之情。求雨习俗:有些地方认为蛇与水有关,通过祭祀蛇来祈求降雨,缓解旱情。镇宅辟邪:人们相信蛇有辟邪的作用,会在家中摆放与蛇有关的物品,以驱除邪祟,保护家宅安宁。蛇舞表演:在一些传统节日或庆典活动中,会有蛇舞表演,舞者通过模仿蛇的动作,表达对生活的美好祝愿。生育象征:蛇的繁殖能力较强,因此在民间有时被视为生育和多子多福的象征。

这些民间蛇的民俗反映了人们对蛇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我国少数民族中也流传着关于蛇的民俗。在彝族的创世神话中,蛇被视为创世神的化身之一。部分壮族地区崇拜蛇神,认为蛇能保佑族人平安、五谷丰登。在一些祭祀活动中,会有与蛇相关的仪式。

我国还有不少关于蛇的文艺作品。传统戏曲《白蛇传》,讲述了白蛇白素贞与凡人许仙之间的爱情故事。神话故事《山海经》中也有关于蛇的描述,其中一些蛇形神兽的记载,反映了古人对神秘力量和未知世界的想象与敬畏。

如今,蛇与现代人的生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在医学领域,蛇毒、蛇胆、蛇皮被用于研发治疗多种疾病的药物,为人类健康贡献着力量。蛇的形象也常常出现在时尚设计中,其独特的曲线和纹理为设计师们带来了无尽的灵感。此外,在一些地区,蛇类养殖成为特色产业,带动了经济的发展。

蛇年,愿我们汲取蛇的智慧与坚韧,以灵活的姿态应对生活的挑战。

写给故乡的日记

□路屿乔

尔康之恋

我不常在人前提起,那相隔千里仍藏在心里的故乡。

去年夏末,从南方再次回到这里,带着为数不多的行李。飞机在凌晨两点半落地,困倦睡意在走出舱门的一瞬被微凉的风唤醒。我感受到独属于哈尔滨的气息,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亲切和熟悉。可能是松花江刚经历汛期洪水,不同于记忆里哈尔滨夏末初秋的清凉干燥,城市夜里的空气多了几分湿润。

排着队在窗口买机场大巴的车票,前面的乘客隔着窗口问售票员,“到哈尔滨站要坐几号线?”售票员嗓音沙哑,略带疲惫地回答:“到哈站没有几号线,就一趟车。你要几张票?”前面的乘客拿出了票走出了队伍,我赶忙开口:“哈站一张”,快速接过售票员递来的票,心里暗自生出一丝喜悦,因为无需多言的默契。

黎明时分,天光未暗。难得有这么早的清醒时刻。在哈尔滨站等车的空隙,我开始压腿拉筋。远处一个黑影朝我的方向走来,感受到被打量的目光,我当下紧张起来,偷偷斜视盯着黑影的举动。待离得近了才发现,是个正在健走的大爷。大爷从身后经过,转头正对上我的目光,步伐没放慢,边走边问我,“几点的车啊?姑娘,怎么不住店休息?”我迟疑了一下,猜想他或许和这附近推销自家旅店的姐姐们一样,也是个旅店的老板,嘴上笑了笑,含糊地回复道“快了”。

距出发还有段时间,我在附近转悠着寻觅早餐,竟又遇到了往回走的遛弯大爷。他特意嘱咐我,要走过车站一条街去吃,那条街上包子、油条、豆浆、饼和粥都有,便宜又好吃。

哈尔滨冬天很冷,寒风冷冽而坚硬,直刺到人的骨头里去。几场大雪纷纷落下来,世界蒙上一层纯净而忧郁的白色,这一片漫长无尽的冰天冻地,看上去如此寂寥。可偏偏却是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,拥有最真诚的善意、炽热的胸怀,也毫不遮掩,像通红的炉火,向外散发着源源不断的温暖。

走了两条街,路口看到一家冒着热气的小店,我在门口的桌旁坐下,把行李箱随手倚在门旁。街上空荡荡的,人们也许还在睡梦里,红绿灯隔着包子摊蒸散的雾气闪烁,老板忙碌的身影显得模糊。买的半屉包子和豆腐脑刚吃完,一个中年男人要打开我行李箱倚靠着的那扇门进店,我正要起身去挪走行李,他说“没事,孩子,你坐着吃你的”,顺势提着行李放在我旁边,转身进屋去了。

那一瞬间,我突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击中了。仔细回想,离开这片土地后,我从没有在别处被自然地当作孩子称呼和照顾。多年来在他乡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的分寸与边界感,习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,如同披上一层厚重的外壳,而在这个清晨到来前的瞬间,在阔别已久的故乡面前,全部卸下。如果认真描述,那应该就是

我从小到大深深熟悉的,没有一丝刻意就从内心自然散发出来的真诚善意,它也不曾觉察地刻在我的性格和行为方式里。这大概是故乡对我的馈赠。

再抬起头时,启明星已不知所踪,夜幕降临,天色泛白。一个久违的清晨来临。坐上回县城的列车,沿途经过黑色的土地、金黄的玉米高粱、稻田和湿地,故乡的模样真切地出现在我眼里。于是想到,接下来秋风很快会把大片的杨树叶子都染黄、吹落最后掉光,迎来寒冬腊月一片寂寥、茫茫无边的雪地,大雪过后厚厚积雪会没过膝盖,鼻尖和脸颊都会冻得通红发凉,一进屋眼镜会立刻蒙上一层白雾,永远奔流向的松花江水也会悄悄地结冰。

接着想到,明年夏夜还会有一树蝉鸣,街头广场上花花绿绿的秧歌队,二人转轮番上场,江畔公园里悠扬的女声唱着《山楂树》,太阳岛上循环播放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,夕阳下的手风琴、萨克斯风、小提琴奏响一首首乐曲,夏夜里湖面上金色月光绵延流淌,夜市烧烤摊上人们碰杯,欢声笑语,烤炉上的大串串冒着油,滋滋作响,身边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彼此问候。

冬夏轮转往复,也许生命还会颠簸、流离,但这片土地是我永远可以栖息的地方,温柔却有力地托住暗夜里迷茫破碎的灵魂,滋养我的精神和思想,让我能够频频回望,不停歇地思考与前行。